

# 《圣经》影响下的文学艺术中蛇意象探源

李葛送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西方艺术中“蛇意象”大都受《圣经》影响。但文学艺术家所创造的这符号背后是人类远古记忆和族类体验,是飘忽不定的梦和沉郁深邃的童年无意识灵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蛇意象的流变其实反映了人类原欲文明与禁欲文明冲突融合的历程。

**关键词:**欲望;蛇意象;《圣经》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08)04-0069-04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学艺术中,蛇多被认定为狡猾、邪恶,其原型是《圣经》里的撒旦。对艺术中蛇意象研究,个案颇多,但没有人追问蛇意象为何频频出现在文学艺术中。文学艺术家所创造这符号的背后到底要将多少人类远古记忆和族类体验转化成恒定的存在,使飘忽不定的梦和沉郁深邃的童年无意识灵思簇拥着新的意识进入“有”的领域,他要让我们透过蛇这一意象的管道窥觉多少未知的隐藏事物,领悟到多少前所未有的、深不可测的人类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并不是任何物都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显现之物,为何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澄明总离不开蛇呢?本文将从文学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考察。

## 一、《圣经》影响下的文学艺术中的蛇意象

蛇是主上帝所创造的动物当中最狡猾的。蛇问那女人:“上帝真的禁止你们吃园子里任何果树的果子吗?”“上帝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你们一吃了那果子,眼就开了;你们会像上帝一样能够辨别善恶。”(《创世纪》)

我只怕你们心被腐化,放弃了对基督纯洁专一的爱,像夏娃被蛇诡诈所诱惑一样。(《哥林多后书》)

他捉住了那条度龙,就是那古蛇,是魔鬼,又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启示录》)

在《圣经》以后众多文学艺术里,蛇意象都带有《圣经》神话的烙印。中世纪,艺术主要是教会艺术,内容大都是普及宗教教义,其他艺术也不免受基督教思想的渗透。

无论是中世纪的但丁,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得拉克、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古典时期的弥尔顿、高乃依、拉辛以及启蒙时期的莱辛和歌德,浪漫主义时期诗人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以及布莱克等,还是俄国索洛古勃(如诗集《蛇·诗·第六本书》、长篇小说《念蛇咒的女人》等),他们都在作品中运用过蛇的意象,这些蛇的意象且都离不开撒旦这个原型。

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艺术中,同样游荡者蛇的魅影。时装大师索伊夫·圣·洛朗从1921年起,每年都要亲自设计“心与蛇”的贺卡送给朋友,这些贺卡始终围绕着同一主题“LOVE”。并且“爱”是其20世纪70年代设计中反复出现的图案,“心”始终被“蛇”缠绕着。“爱”成为一种神话,一种精神,一种诱惑。<sup>[1](P39-40)</sup>约翰·斯坦贝克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也有诸如“葡萄”、“雨、水、洪水”及“蛇”等诸多典故性意象的运用;艾丽丝·沃克在《紫色》中,使用“蛇”来比喻她笔下第一个新的黑人女性梅里迪安;康拉德在小

· 收稿日期:2008-01-20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校青年基金资助项目(XQN200637)。

作者简介:李葛送,讲师,硕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说《诺斯托罗莫》中,运用蛇的原型意象来表达完美世界与堕落世界概念;高尔基的《鹰之歌》把蛇写成一个市侩、狠毒而狡猾的形象;爱德加·爱伦·坡的恐怖小说中也经常出现蛇意象;当代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小说《秀拉》中,描述秀拉一生下来眉宇间就有响尾蛇(rattlesnake)的标记,秀拉也成为“底层”的罪恶和不幸的根源,至死,人们都不能原谅她;〔2〕美国著名导演克雷格·布瑞维尔2006年出品了一部轰动的影片——《黑蛇呻吟》(BLACK SNAKE MOUAN),也把蛇和邪恶、诱惑、堕落联系起来。

很明显,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中的蛇意象都有《圣经》神话的原型。在这些文学艺术里,蛇意象似乎千篇一律的都与那“戾龙,就是那古蛇,是魔鬼,又叫撒旦”或明或暗联系着,成为邪恶、狡猾的代名词,需要“把它捆绑一千年”。

## 二、《圣经》蛇意象的形成

在《圣经》中蛇成为邪恶、狡猾、卑鄙者同义语,是因为蛇让人有了性爱与智慧。问题是,为何人类有了性爱和智慧就是堕落?如果不是堕落,那蛇就不是诱惑者,就不应该是邪恶、卑鄙、狡猾的代名词。

### (一)“导致痛苦的不是贫穷,而是贪欲”

《圣经》诞生于希伯来。从巴比伦之囚、迦南饥荒、埃及奴役到亚述帝国的蹂躏、罗马人的屠杀,希伯来人一直颠沛流离,备受周边大国强族欺压。公元66年,犹太人反抗强暴的起义最终失败,致使110万人死亡,97万人被俘,7万多人被变卖为奴,造成没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再钉人的悲惨局面。耶稣也就是在这时创立了基督教。最初的成员主要是下层贫苦的民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者欲望的满足是以牺牲下层民众来实现的。所以在希伯来人看来,一切的痛苦都源于人有了欲望。希伯来人高明就在于认识到欲望不仅使人痛苦,更重要的是欲望会导致纷争离乱,服从唯一的绝对的上帝,会使民众团结在一神的周围,这大概也是希伯来人颠沛流离几千年还能保持民族同一性的原因之一。

从基督教的变迁也能证明这一点。一开始参加基督教的都是贫苦民众,所以反对奢侈。到罗马帝国统治者发现基督教利于统治而使其成为国教时,基督教也就成为权势宗教。整个教士阶层生活放纵、腐化堕落。而对普通民众却要求禁欲,出让他们的财物以获取神的宽恕,使财富集中到教会的手中,满足教士的欲望。新教改革家们认识到感性享乐的危害,奉行禁欲主义。但“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提供的一切。”〔3〕〔P144〕虽然从中世纪贬抑财富到文艺复兴为上帝荣誉创造财富,但耶稣的敏锐在于认识到有强烈感性欲望的人是很难抵制来自欲望的诱惑,即使是僧侣也逃脱不了。纵欲导致堕落,纵欲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所以厄彼克德特说“导致痛苦的不是贫穷,而是贪欲”〔4〕〔P69〕

而人当初有如孩童,是什么让人有了欲望?为何诱惑人的是蛇,而不是其它狡猾的动物,如狼、狐狸之类呢?

### (二)蛇本身就是欲望的象征

蛇不仅让人懂得欲望,其本身就是欲望的象征。首先,“蛇象征色情,性欲及性姿”,〔5〕〔P171〕“创世纪的‘蛇’本义为‘舌的主宰’即意识里的‘色心’及色心的表现,所以蛇——色情——就是‘原罪’”,〔5〕〔P171-172〕“几千年来,蛇一直是性激情的象征”;“蛇盘柱意味着在性激情影响下勃起的男根。”〔6〕〔P33〕原始先民注意到,蛇的某一外部特征与男根相似,故以蛇喻男根。列维—斯特劳斯收集整理的印第安神话,在编号为M79的神话中,阳具化身成蛇,与一个女人结为情侣并使她怀孕。在编号为M80的乌鲁布(Urubu)部落神话中,蛇就是阳具,竟有半里之长,是造物主为了满足女人而特制的,因为当初男人有如孩童,且处于无性状态。充当阳具的蛇先被造物主杀死,然后以碎尸万段的方式遭到最极端阉割:造物主割下蛇头,将蛇身切割成碎块,分送给男人们,作为个人的阳具。〔7〕〔P13〕这些故事其实都反映了在人类眼中,蛇和性关系紧密。

其次,蛇旺盛的生殖力和蜕皮再生能力也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世代生活在哀牢山腹地的云南楚雄市西舍路乡彝族姑娘在未出嫁前,将木蛇放置在姑娘枕头下。出嫁时,木蛇是娘家最重要的陪嫁物之一。将木蛇放置于新婚夫妇枕下,夜夜相伴,这样可以多子。”〔8〕〔P66〕这其实是巫术交感,即把蛇的性激情与旺盛的生殖力传给人。

蛇把生殖力传给人。同样，在巫术交感年代，人们认为人的生殖力与农作物的丰收是联系在一起的。“中非巴干达人强烈相信两性交媾与大地丰产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妻子不能怀孕，他们一般都把她休了，认为她妨碍了丈夫园中果树的丰产。如果有夫妻生了双胞胎儿女，在孪生婴儿出生后不久，就举行一次仪式，仪式目的很清楚，就是想把这一对夫妇的生育能力传给那园内的果树，使果树结更多果实。欧洲一些地方也有这样的风俗，其原意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观念。”<sup>[9](P208-209)</sup>在这里，蛇等于性等于丰产，丰产意味着财富的增多，久而久之蛇就成为财富的代名词。因此，康拉德把银矿比成诱惑人的“蛇的天堂”。在中国古代也有“青蛇落粪变金”的传说（《异苑·卷二·玉珣》）。蛇、财富与性——金苹果与美女，这是古希腊原欲文明人的两大欲望。

再次，蛇是权势的象征。在古埃及蛇是权利的象征。据金字塔铭文记载，地神“盖伯”把眼镜蛇授予法老，把他作为埃及王位的合法的占有者。<sup>[10](P220)</sup>在开罗近郊吉萨哈夫拉王金字塔前的狮身人头像上，在阿布·辛布乐岩窟庙前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上，在卢克索神庙的墙壁上，在帝王谷和王后谷的陵墓的壁画上，几乎都有一只头部挺立，颈部膨胀，盘卷在法老和王后的头饰或王冠上的眼镜蛇形象，它是瓦泽特蛇神以超人的毁灭力量保护君主的象征，也是法老统治宇宙权力的神圣的标记。在《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的权杖也是蛇变的：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里是什麼？”他說：“是杖”，耶和華說：“丟在地上。”他一丟下去就變作蛇，摩西便跑開。耶和華對摩西說：“伸出手來拿住它的尾巴，它必在你的手中變為杖。”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他要以你當作神。你手里拿這杖，好行神迹。”

在這些神話和傳說里，蛇都具有很大的威力，是權利的代表或守護者。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古代蛇是人類欲望——性、財富、權勢的象徵。

欲望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痛苦，而蛇不但讓人懂得了欲望，其本身就是欲望的象徵。從這個角度說，蛇和人一樣有着“原罪”，它是邪惡的、狡猾的、十惡不赦的。

### 三、《圣经》蛇意象的变异

但在历史的演变中，蛇并不完全是邪惡的代名詞。在基督教占絕對統治地位而且被推向極致的中世紀，蛇被固定為邪惡、墮落、丑陋的物象顯現，在地獄的深淵里還在盤算着毀滅人類的計劃。可當上帝異化為人類的迫害者，基督教成為人類最急迫打碎的枷鎖，這個時刻覬覦着上帝之位，最不把上帝當一回事的提坦巨神的後代，就成了反抗壓迫、打碎桎梏的急先鋒。在反抗神學、復興人文的風潮中、在啟蒙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中，人類試圖從匍匐在上帝的腳邊站起來，在被上帝壓制、冷視、監管的眼光中正視上帝，與其平等起坐，這時人類團結一切曾經無視上帝、被上帝懲罰的諸神，正如當初宙斯從大地的懷抱里放出庫克羅斯巨人戰勝提坦神一樣，人類也釋放了一切上帝的反抗者，撒旦、坦塔羅斯、西西弗，都成了不屈的抗爭者。蛇不再是邪惡的化身而是勇士、“自由女神”，如撒旦在地獄中呵斥別西卜：

戰場雖失敗，怕什麼？這不可征服的意志，報復的決心，切齒的仇恨，和一種永不屈服、永不投降的意志却都未喪失。<sup>[11]</sup>

這已不是蛇的聲音，而是17世紀反抗教會和王權雙重壓迫的革命者的宣言和呼號。波德萊爾的《神學》更是公開挑戰基督教的經典教義：

不，蛇沒有/引誘夏娃去吃蘋果/很簡單/一切只是以訛傳訛/亞當吃了蘋果/夏娃吃了亞當/蛇吞掉夏娃/這是黑暗的腸胃/同時/那蛇在樂園睡了一覺/消化完腹中的美餐/竊笑着聽見/上帝大发雷霆。<sup>[12]</sup>

這是對上帝權威最辛辣的嘲諷，對蛇叛逆精神的熱烈歌頌。雪萊在《伊斯蘭起義》第一歌里，借用古巴比倫敘事詩《埃塔那的飛行》中“鷹蛇互鬥”的故事來表現善惡的鬥爭。<sup>[13](P9-11)</sup>雪萊以蛇象徵善，以鷹象徵惡，描寫了一場激烈的蛇鷹之戰。結果蛇戰敗了，落入水中。蛇的失敗象徵着善的暫時失敗，但蛇並沒有屈服，而是在“純潔的心灵里積起了希望”，準備繼續戰鬥。但無論是邪惡也好，反抗暴力的先鋒也好，這些文學藝術中的蛇意象都離不開《聖經》。

蛇意象的流变其实可看做是西方文明的一种流变。原始先民在生存的挣扎中对生命、繁殖及维持生存的食物极端渴求,富有生命力与繁殖力的蛇因此受到崇拜。这种渴求在古希腊文明中是率性、明快而单纯的,而缺少追求理想的激情,亦不擅作玄想和玄论的古罗马人,却把古希腊人对欲望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随后代之而起的是禁欲文明的理性与克制,作为原生力象征的蛇也因此成为邪恶的象征。当生命打破禁纲,为原欲文明的发展开道时,“文艺复兴”中的蛇也就因此成为革命的先锋。黑格尔把人类文明的历史总结为“感性”与“理性”的循环。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先知们一直在艰苦的探索。康德欲求“从心所欲不逾矩”,席勒欲把二者统一在形式冲动里,马克思认为二者辩证统一在人类的实践里,米兰·昆德拉在赫拉克勒斯的十字路口不能承受生命之轻,萨特说选择是权利也是自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类探索的历史是寻求原欲与理性融合的历程,蛇意象由受崇拜、憎恶到讴歌的历程就是这一过程的形象显现。

#### 参考文献:

- [1] 线福. 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和他亲自设计的‘爱’之卡[J]. 艺术·生活, 2000(1).
- [2] Toni Morrison. *Sula* [M]. New York: Knopf, 1973.
- [3] Taweny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 New York, 1976.
- [4] 叔本华.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 石冲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5] 哈雷·克特涅. 性崇拜[M]. 方智弘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
- [6] 杨知勇. 宗教·神话·民俗[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 [7] 叶舒宪. 爱与死的关联·印第安原罪故事对阐释文学母题的启示[J]. 淮阴师专学报, 1995(4).
- [8] 杨甫旺. 蛇崇拜与生殖文化初探[J]. 贵州民族研究, 1997(1).
- [9] 弗雷泽. 金枝[M]. 徐育新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 [10] Hart G. *A Dictionary of Egyptian Gods and Goddesses* [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 [11] 弥尔顿. 失乐园[M]. 刘彦汝编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
- [12] 波德莱尔. 恶之花巴黎的忧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13] 肖四新. 论雪莱诗歌中蛇意象及其特征[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6(4).

## An Interpretation of Snake Images in the Art Influenced by the *Bible*

LI Ge - so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Most snake images in the art are influenced by the *Bible*. The signs created by artists indicate the memory of ancient times, the experience of their own clansman, the human's floating dreams, unconscious thoughts and reflections in the depressed childhoo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snake images results from the contradiction and melting between indulgence civilization and abstinence civilization. Desires of snakes and human beings interrelate, thus making snake images indispensable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human's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Key words:** lust; snake images; the *Bible*

[责任编辑 陈义报]